



## 賽德克族 霧社事件紀念公園

霧社事件紀念公園

Memorial Park of WuShe(Alang Param) Incident

文·圖——Lawa · Iwan (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生)

**以往** 研究日本時代的學者們，在研究台灣原住民族時，雖然發現賽德克族與泰雅族在語言上的差異，但因兩者皆有紋面、出草等文化，就將賽德克族分類為泰雅族的分支。直到歷經多年的正名運動後，終於在2008年獲行政院頒布正名成為台灣原住民族的第14族——賽德克族。

### 賽德克族及其waya/gaya

賽德克族由3個族群組成，分別是Toda（都達群）、Tgdaya（德固達雅群）及Truku（德路固群）。賽德克族主要分布在台灣中部及東部，大致界於北方的泰雅族及南方的布農族之間。從分布來看，以中央山脈為界線，分出東、西賽德克族。東賽德克族散居東部花蓮山區，即今日花蓮縣秀林鄉、萬榮鄉、卓溪鄉；西賽德克族則集中於現今南投縣仁愛鄉，在濁水溪上游一帶建立7個村12個部落。

自古以來，賽德克族人遵循waya/gaya，可以理解為祖訓、法律、習慣等意涵。換言之，亦是該民族的世界觀與價值觀。根據waya/gaya，紋面是賽德克族人的成年標誌，女性必須擅於織布與家事，而男性則是會出草及捍衛家園等。紋面是賽德克族人所追求的目標，有紋面才可以結婚，更重要的是過世後才有資格走上彩虹橋／祖靈橋（hakaw utux）與祖先見面，才能成為Sediq Balay，也就是「真正的人」。數千年以來，賽德克族人就是這樣依循著祖訓延續民族命脈，也是賽德克族的價值觀。這也是我們深入瞭解霧社事件的重要觀點。

### 「敬酒風波」的轉折

霧社事件發生於現今南投縣仁愛鄉的霧社。霧社事件並不是突如其來的武力反抗，而是賽德克族人於日人長期壓迫下起義的行動。



Mona-Rudaw銅像。

賽德克族人遵循waya / saya，紋面是賽德克族人所追求的目標，過世後才有資格走上彩虹橋與祖先見面，才能成為Sediq Balay。數千年以來，賽德克族人就是這樣依循著祖訓延續民族命脈，也是賽德克族的價值觀。這也是我們深入瞭解霧社事件的重要觀點。



Mona-Rudaw之墓，遭毆歸葬於紀念碑後方。

攜酒向吉村謝罪，但吉村不願接受道歉並揚言呈報上級。由於毆警之罪相當嚴重，當時族人反抗之心日趨增長，同時又害怕日警報復，因而決定起事。

### 發動霧社事件

1930年10月30日，賽德克族人在霧社公學校操場舉行的聯合運動會上發動「霧社事件」。來自各地的日人貴賓及學生家長都聚集在運動場上，在預先埋伏的賽德克族人突擊下，根據史料顯示，日人死亡人數約134人，重傷者225人，台灣人被誤殺2人。同時族人攻佔及燒毀附近派出所、駐在所及其他機關等。

霧社事件的中心人物Mona-Rudaw（莫那魯道），在事件後至深山中飲彈自盡，數百族人集體自縊，而餘生者被迫遷至川中島，也就是今日的清流部落。這段慘烈的過程為舉世聞名的「霧社事件」，當時台灣總

1897年，日本派遣堀大尉一行14人，進入霧社地區勘查台灣橫貫鐵路路線，結果遭到Tgdaya人的襲擊。於是在1903年，日人脅迫布農族千卓萬社人砍殺Tgdaya人，因而聲勢大衰，並在1906年向日本政府繳械與歸順，從此受到日人嚴厲管控。

在高壓理蕃政策之下，賽德克族人因之前的事件受到重創而不敢反抗，直到「敬酒風波」而有了轉折。「敬酒風波」的起因為馬赫坡社（Mhebu，今廬山溫泉區）舉行婚宴的時候，頭目Mona-Rudaw（莫那魯道）長子Tadaw-Mona（達多莫那）向吉村警察敬酒。吉村卻以「不潔的宴席」為由拒絕，並用警棍揮打Tadaw-Mona的手，造成兩方發生肢體衝突，吉村在扭打中受傷。事件後，Mona-Rudaw親自



賽德克族對霧社事件的省思，是從過去國家觀點「抗日」、「抗暴」、「愛國精神」等設立紀念碑公園以及紀念活動，爭取其歷史詮釋權及話語權。從此回歸到賽德克族人紀念祖先事蹟的傳統儀式，才能真切地緬懷與反省過去歷史帶給賽德克族祖先的經驗與創痛。



督府的理蕃政策面臨巨大挑戰，造成台灣總督府石塚英藏與總務長官人見次郎等重要官員引咎去職，也是改變整個台灣原住民族命運的歷史事件。

#### 「賽德克族霧社事件紀念公園」的歷史詮釋權

「賽德克族霧社事件紀念公園」（又稱「莫那魯道紀念碑」）於1953年7月15日建立，主要為紀念霧社事件英雄Mona-Rudaw（莫那魯道）率領族人抗日事蹟而建。本園未建之前，台灣總督府在此設立日人殉難紀念碑，直到二戰後國民政府以抗日反暴觀點理解及讚頌抗日英雄的事蹟，標榜Mona-Rudaw為「愛國的民族英雄」，而改立「抗日」紀念碑。1973年，把Mona-Rudaw遺骸歸葬於紀念碑後方，並設立今日所看到的「賽德克族霧社事件紀念公園」。

「賽德克族霧社事件紀念公園」範圍不大，門口即可見白色拱門上寫著「碧血英風」，後面寫著「義膽忠肝」，兩側的柱子也寫著壯烈的提字。走上階梯後就可看到「抗日英雄」Mona-Rudaw銅像，銅像身後就是Mona-Rudaw墓碑。公園周邊都是樹林，到了初春的時候，公園後面的樹林會轉換成白雪皚皚的櫻花，在周圍的桃紅色山櫻映襯下顯得更加鮮明。

對賽德克族人來說，霧社事件發生的前後，3個族群內部錯綜複雜的關係，提供了日人利用3群內部矛盾進行分化的機會，使3群彼此之間產生對立或猜忌，而達到控制的目的。邱若龍《Gaya：1930年的

對賽德克族人來說，霧社事件發生的前後，3個族群內部錯綜複雜的關係，提供了日人利用3群內部矛盾進行分化的機會，使3群彼此之間產生對立或猜忌，而達到控制的目的。邱若龍《Gaya：1930年的



賽德克族霧社事件紀念公園的白色拱門上寫著「碧血英風」。



霧社原住民族抗日群像。



起義紀念碑。

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》紀錄片裡，即可看到Toda群耆老對事件確實有不同的見解。Toda群長輩對Mona-Rudaw不約而同的評價，是時常欺負Toda群的「流氓」。由此可知，賽德克族內部3群對於Mona-Rudaw實則有不一樣的想法，並非全然以英雄形象看待之，而此亦突顯當時以部落社會為主的生活樣態，並做為其運作基本單位。

隨著世代更迭，民族意識益發增強。2002年起，賽德克族人歷經許多的挫折與磨難，為了具體凝聚成為獨立民族的目標，爭取官方認定為賽德克族，3群內部於2007年在Toda祖居地（即現今平靜部落平靜國小）舉辦一場和解儀式dmahul，意義極為深遠。試圖從霧社事件的歷史傷痛與經驗裡走出新的局面，建立新民族——賽德克族的團結，讓歷史創傷不再影響3群成為一體的後代子子孫孫。

### 結語

「賽德克族霧社事件紀念公園」對賽德克族人來說不僅僅是呈現抵抗日本的歷史事件，而是族人為堅守自己的世界觀、價值觀waya/gaya與延續民族命脈。為了能夠成為一個Sediq Balay（真正的人／完整的人），走

上彩虹橋與祖靈相見；並為文化喪失及被迫放棄自己原本的生活方式而提出反抗，捍衛傳統文化與族群生存的道路。

回顧原住民族運動史，霧社事件與Mona-Rudaw的民族英雄事蹟激勵了原住民族，對原運影響深遠，顯示原住民族顛覆國家長期標榜「愛國抗日精神」歷史詮釋的覺醒。對賽德克族而言，是從過去國家觀點「抗日」、「抗暴」、「愛國精神」等設立紀念碑公園以及紀念活動，爭取霧社事件的歷史詮釋權及話語權。從此回歸到賽德克族人紀念祖先事蹟的傳統儀式，才能真切地緬懷與反省過去歷史帶給賽德克族祖先的經驗與創痛。◆



### Lawa · Iwan

賽德克族，台北市人，1991年生。現就讀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。為《奇異世界賽德克傳說dndilan utux：kari pnsltudan Sediq》繪本英語譯者；另參與《原住民族語初級教材 生活會話篇 賽德克都達語（上）（中）

（下）》教材繪圖。希望透過學習深入探討原住民族議題，未來能為自身民族貢獻一份心力。